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一個如古希臘哲學家所說的"死後方生"的德國哲學巨人同時也是詩人的"思想怪獸"。

米蘭. 昆德拉 (Milan Kundera,1929-) 國際著名捷克作家

T.S.艾略特 (T.S.Eliot, 1888-1965) 國際著名英國詩人

柏 樺 國際知名中國詩人

翟永明 國際知名中國女詩人

何小竹 國際知名中國詩人

權分離的體制相對于美國來說，還是很科學和完善的，爲什麼他們在槍支管理方面如此糊塗？心智都還沒有成長健全的中學生就可以提着衝鋒槍到校園裏去一陣胡亂掃射，殺人的利器就那樣隨隨便便地操在一個少不更事的少年手上？這樣的社會肯定是有大問題的！所以我說美國不安全。美國百年不遇的大事，我兩天前就能够預感！這件事讓我自己也吃驚不小。後來，網上我看到，美國那邊的孟浪在之前的一段時間裏也有詩感覺到了美國的厄運。但是，他的詩表述得朦朦朧朧，我却是寫得明明白白！詩人的預感性已是自古就有說法了的，衹不過，當真的應在了自己的身上的時候，倒還有些吃驚了。《詩經》裏的若幹篇章和祭祀有關， 文以載道 ，文學箴規社會在中國似乎是傳統。

但是，英美現代主義文學中 爲藝術而藝術 一派似乎是不太理會文學以外的關系而衹强調文本的本位。奧敦（W.H.Auden）說過葉慈(W.B.Yeats)寫得再好，世界也絲毫不會有所改變。 這一段時間爲了高行建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事情在網上展開的筆戰，我看也是這兩種觀念之争。但是，我覺得，那裏面有太多的文學以外的雜音。

楊：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并不矛盾的。就像我剛才談到的，這個，我指的是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和詩歌本身純潔性和詩歌自身的那個價值來說，絶對不是矛盾的。因爲，在我認爲，我剛才批評的衹用社會標準來代替詩歌標準，這個東西，是中國詩歌的弊病。其實是中國詩歌爲什麼就是始終非常弱，走不出自己的道路的一個很大的障礙。反過來說，我否定這樣一種社會標準在詩歌裏的意義，其中，正是因爲我要强調詩歌的内在的復雜性。其實，這是人性的内在的復雜性的呈現。這個，詩并不是一種單向的東西，并不是一種宣傳，一種工具，一種所謂投槍或者一種匕首，爲了投向某個敵人。詩人，是以自己的内在的復雜性，或者人性的復雜性，去呈現，或者去理解人類的復雜性。因此，詩裏充滿了各種内在的衝突。内在的矛盾，内在的甚至是敵意 ---- 甚至可以這麼說。正是這種内在的復雜性，使詩成了整個人性的存在的一個象徵。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爲詩人對自身的内在復雜性體會和了解，使詩人在面臨自我選擇的時候，就更加艱難，也因此更加深刻。因此，我覺得這樣一種對自我的深度的了解，而不是一種膚淺社會態度的了解，使詩人在個性或者說自我意識的這個方面衹能是加倍的强者，而不是一種弱者。我在歷史上没有見過任何一個真正好的詩人，一個偉大的、好的、足够高級而又理性完整的詩人是站在政治的那種愚蠢的方面的一邊，站在社會的醜惡品位的一邊。詩人恰恰是最充分的站在個性的一邊，選擇的一邊，自由的一邊。因爲詩的天性就是自由表達，没有自由表達，不存在詩。因此，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就像在詩歌節一樣，他們在詩歌節，在臺子上，都放一把空的椅子，椅子上有一張照片，那個照片上的名字叫做阿克巴·古德幹杰，一個在監獄裏現在服刑的作家。象徵Haborfornt藝術活動要支援一位遇難者、一個遇難的作家。那把空的椅子就意味着其實他應該在這裏就坐。但是，他衹有一張照片。因此，每一次活動，每一首詩的朗誦，每一個人的發言，都意味着對他的灾難的一種支持。我覺得，詩人的社會責任感，甚至不衹是對自己國家的，是對人類的困境的一種同情和支持，是詩人的内心先天存在的一種東西。這正是因爲，他們有着自己文學裏的足够純粹的體驗，才知道那種灾難本質上和詩的敵對性，才去反抗那種壓力。所以，當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和這個詩歌的性質對立起來的時候，我不得不認爲，這是一種非常非常大的對詩的誤解。而詩人，好的詩人絶對不會誤解這一點，也絶不會膚淺的去利用政治來謀取一種詩歌的價值，因爲他知道，這兩者之間并不是可逆的。

川：坦率地說，我對于和你探討什麼 詩歌的社會責任感對詩歌的打擾 的問題，自己都感到有些荒謬。在中國，也許就完全理解爲政治，但是，實際上，自蘇聯解體之後，無論中國國内的詩人，還是海外的中國詩人，我感覺，好象一談到這方面的問題，似乎都讓人感到有些無聊。國内的卷到了錢堆裏去了，國外的消解在了西方的五光十色裏面去而失去了 社會責任感 的對象。 社會責任感 好象變成了倫敦城那些百年老石頭房子上面立着的古典石雕象。整個那種八十年代的在中國對社會的感覺，被廣義化和稀釋掉了。這有些象米蘭昆德拉那本《玩笑》裏的男主角，那個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裏的學生會幹部的感覺一樣，你失去的不僅僅是憤怒的對象，更主要的是方向，方向整個地被蒸發地遁消失到不知哪兒的黑洞裏去了。你，你和你的整整一代人被徹徹底底開了一個時代的國際玩笑！你好象也有一首詩就大大地傷感了一番黑色被淹没在藍色裏的那種感覺。我在歐洲的整個兒的感覺就是那種黑色被從整體上稀釋在藍色的大海或者說是硫酸裏的感覺，到了加拿大好象好多了，這兒的馬賽克文化和國民構成多多少少還讓人感覺到不至于那麼讓人窒息。一段時期的社會生活或者說社會政治所引起人們的 社會責任感 ，當其那段時期的社會生活或者說社會政治消失之後，那種感覺消失了，但是，文學還存在，這說明了文學大于政治，悠久于政治。

楊：文學不衹是大幹政治，說白了就是文學